



F. Blunt

CONG DONGFANG DAO XIFANG

周翼南 著

从东方到西方

武汉出版社

从东方到西方

周翼南著 /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从东方到西方

周翼南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6 插页 字数 15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16.00 元

ISBN 7-5430-1850-0/I·26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石
壽

明
代
火
車

虛
公

天
已
亡
亡
亡
亡

五
言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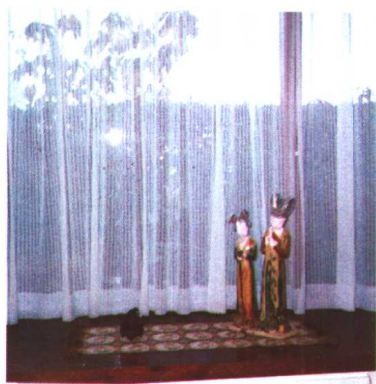
八
言
集

江
陰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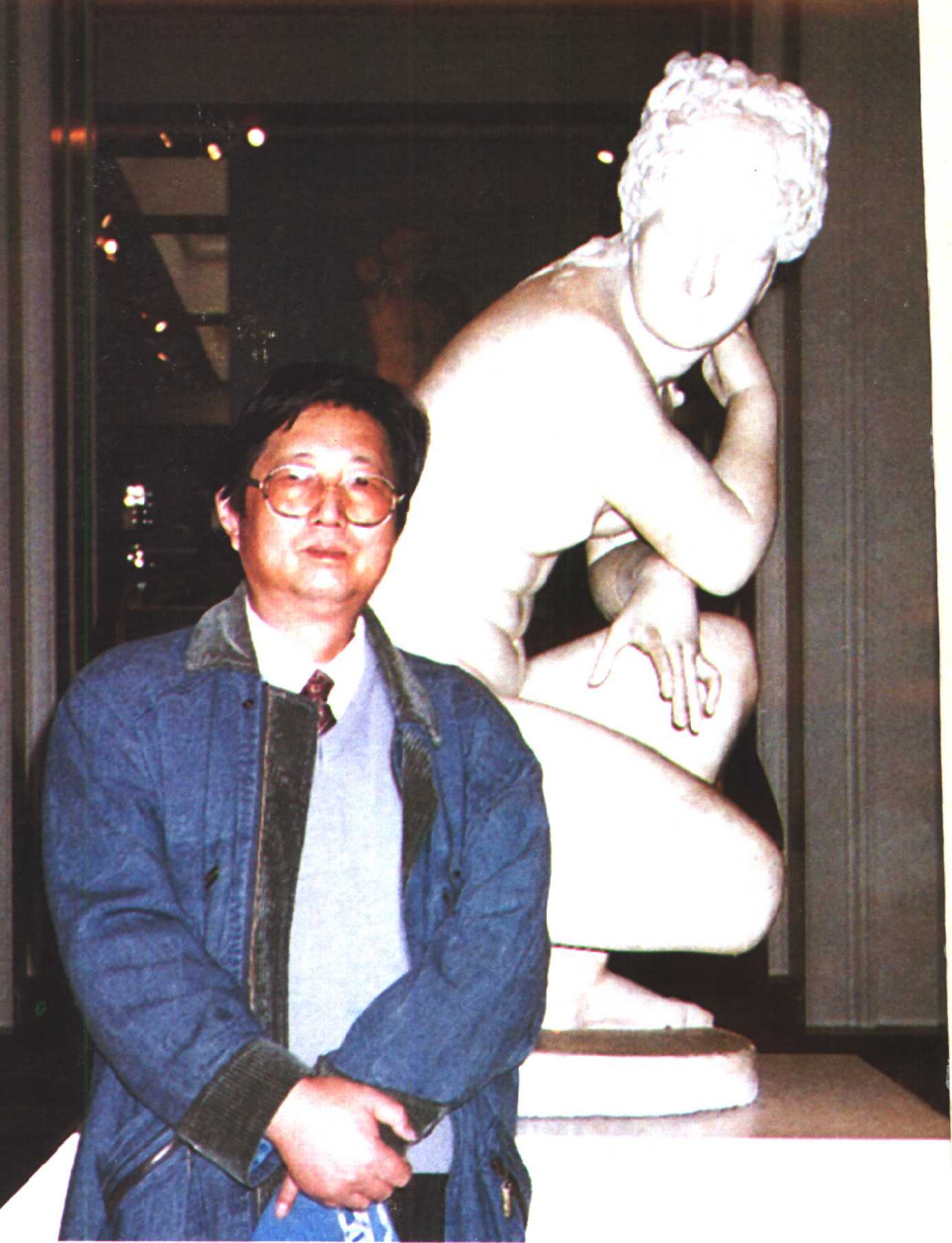
作者在湖北省美术院
举办画展时留影。



从鲍尔家的窗台，可以看
到鲍尔对中国的热爱。



作者同斯文顿艺术家们合影。



作者在伦敦大英博物馆

先说几句话

1996年10月,我应英国东方艺术服务中心鲍尔先生之邀,赴英办个人画展,10月18日动身,11月8日返汉,历时22天。

在短短的时间里,身处四个不同的领域:位于内陆的武汉,名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即将回归的香港和我们视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

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难忘的旅行。

因此行由英方出资,承担出国后的一切费用,系私人访问而非“公派”,故我能自由地了解途中愿了解的人和

事。虽然我不会英语。

活到 56 岁,第一次走出国门,感触颇多。

我想把我的所见所闻自由地记录下来,给关注我此行的友人看看。当然,我也可以配上我在途中拍摄的照片,将它献给那些我结识的、诚挚的英国友人。我忘不了他们。在离开英国前的晚上,我对他们说:

“你们将出现在我的梦中。”

果真如此,他们已在我梦中出现。

清晨6时许,透过飞机的窗口,伦敦尽收眼底了,那是由无数金黄色的灯光编织而成的辉煌的图画,令人赞叹。

我从东方来了。我不知这里有什么等待着我。

——摘自日记

目 录

先说几句话	1
一 鲍尔夫妇	2
二 无心插柳——我与绘画	12
三 突如其来的邀请	19
四 命运的安排	31
五 深圳行之一：《长江日报》记者站	45
六 深圳行之二：画家李世南	55
七 深圳行之三：谢申夫妇	66
八 深圳行之四：学者苏东天	76
九 罗湖海关	85
十 匆匆过香港：也说香港人	96
十一 匆匆过香港：两访黄永玉先生	104
十二 香港印象	116
十三 飞往英国	123
十四 在英国的第一天	133

十五	鲍尔的家	145
十六	画展前的准备	155
十七	在米切尔先生家作客	166
十八	关于晓畅	181
十九	麦克和薇蒂	190
二十	画展:1996年10月26日	200
二十一	薇蒂的希腊晚宴	211
二十二	鲍尔的装裱艺术	223
二十三	大英博物馆	234
二十四	伦敦塔下	246
二十五	唐人街	255
二十六	寻找马克思墓	267
二十七	万圣节	282
二十八	化装晚会	291
二十九	在英国的最后一晚	301
三十	再见,英国!	308

绘画语言是世界语言

——作家周翼南访谈录	《长江日报》文辛	311
------------	----------	-----



一 鲍尔夫妇

在常人看来,一位中国作家到万里之遥的英国去办个人画展,是一件不可想像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这已经成为过去的现实。

这是机缘遇合。用佛家的话来说,是“缘分”;用英国友人的话来说,是“上帝的安

从 | 排”。

东 | 用我的话来说,是鲍尔夫妇的努力。

方 | 鲍尔夫妇? 鲍尔夫妇是谁?

到 | 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故事。

西 | 1985年,我想写一本书——写一批今天中国的男人
方 | 和女人,写他们的经历遭遇,主要的,是写他们爱情生活
和家庭状况,从这一角度来反映中国现时的面貌。我努
力使它成为一份比较真实的记录,为探讨中国道德伦理
的学者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实证。

这本书的书名就叫《中国:亚当和夏娃》。

我准备写 100 个家庭。我开始采访和写作,随写随
发,反应很好。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

不过,当我发表第 20 篇作品时,发生了一件事:《中
国:亚当和夏娃》出版了,出现在书店里。

我惊诧莫名。

这本《中国:亚当和夏娃》是南方某出版社出版的一
本“选集”,该社背着我,选了我的三篇作品,并盗用了书
名,出版了这本书。

我也没有精力打一场“侵权官司”,何况该社道歉并

补寄稿酬。在这种情况下,我把 20 篇作品汇集拢来(已有 23 万字了),交与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自己的《中国:亚当和夏娃》。

这本书的印刷质量并不好,但却很快销售一空;而且,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书是 1988 年出版的,这些来信延伸到 90 年代初。

1990 年 4 月,武汉的柳条发绿的时候,意外的,我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函。

打开信封,淡红色的纸上,写着简短的用中文写的信:

周翼南先生:

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写信给您,隔着万水千山,写给素不相识的您。

前年朋友寄来了您的书:《中国:亚当和夏娃》,读过了,觉得您很理解中国的亚当和夏娃。但因书中所提及故事的年代与环境与我本人的经历大不相同,因此读过了也没想太多,后来就放在那里。前一段,友人偶然谈起海外的中国

人的爱,谈起为什么没有人写一写海外中国人的爱,这时忽然想起您,忽然想起该不该写信给您,问及这方面的写作情况。或者,是否您已经有这方面的书的出版,可以拜读?

我这里有两页信,可以寄给您,如果您认为可以从中发现出“故事”,那么,我可以再向友人“索取”些“资料”来。

衷心地祝愿您的一切

(署名:为日文)

1990.3.30

凭我的感觉,我判断这是一位姑娘的来信,我还知道她身上流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血液。她也许是个日籍华人。

我读了信中所附的“两页信”。在我看来,这“两页信”是一篇精粹的、很优美的散文,字里行间流露出极真挚的情感,兹摘录如下——

Kuzuha。我的窗外正在下雨,是暖冬的小